

# 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当代评价语言理论研究<sup>\*</sup>

杨家胜

(哈尔滨师范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西方语言哲学对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的影响广泛。俄罗斯评价语言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直接得益于道德语言的概念分析和评价逻辑的研究成果,其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评价的属性、评价谓词及价值谓词、评价意义的语言表达手段、价值标尺与标准等问题的研究上。哲学与语言学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印证的关系。

**关键词:**西方语言哲学;俄罗斯语言学;评价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 -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0)03 - 0022 - 6

##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Linguistic Research on Evaluation

Yang Jia-she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Linguistic philosophy has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Russia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In contents and methods, evaluation logic and the conceptual analysis of moral language have given direct inspiration to the Russian linguistic theories of evaluation of which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 is embodied mainly in the research into the attributes of evaluation, evaluative and axiological predicates, expressing means of evaluation meanings, axiological scale and norm, etc. Hence,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are found in this case to b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verified.

**Key words:** linguistic philosophy; Russian linguistics; evaluation theory

西方语言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就我国学界的理解,主要包括真理问题、意义与指称问题、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分析等(陈嘉映 2003,王健平 2003)。但按俄国学界的理解,除上述内容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备受关注,即道德语言的概念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是借助日常话语语境来确定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如“善、恶、义务、应该”等的涵义。这种分析通常在伦理学、价值论中进行。语言学中的评价理论亦由此产生。俄罗斯语言学在评价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了解这些信息,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本文主要任务是讨论西方语言哲学中道德语言分析流派对俄罗斯当代语言学的影响,揭示语言哲学同评价理论的渊源,展示俄罗斯评价语言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

### 1 另一种语言哲学

……(1998: 269)认为,西方语言哲学主要关注两类语言事实——日常会话(

)和实践推理( ) ,在此基础上相应地形成了语言哲学的两个基本研究方向——日常语言分析和道德语言分析。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催生了一系列我们熟知的理论成果,如以 J. L. Austin, J. R. Searle 为代表的言语行为理论, H. P. Grice 的会话理论和 G. Leech 等人的交际原则等。道德语言分析即对实践推理的逻辑分析。实践推理相对于科学推理而言。科学推理的目标是确定客观真理,而实践推理的目标则是选择行为的目的及达到它的方法,进而对其做出规定。对实践推理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概念分析( )来实现的。

伦理学的核心议题是研究什么是“善”。在西语中,“善”与“好”是一个词“good”,这就决定了价值论与伦理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价值( )概念产生于 18 世纪末,由 I. Kant 最早提出。( 1991: 11)价值论( )产生于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西方语言哲学与俄罗斯当代语言学”(05JJD74018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俄汉评价功能语义对比研究”(05JC740038)的阶段性成果。

19世纪最后10年,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 2006: 16)后来逐渐成为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哲学研究又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众多的伦理学家,如 Aristotle, Kant, D. Hume, B. Spinoza, J. Bentham等,特别是那些兼为分析哲学家者,如 G. E. Moore, A. J. Ayer等,都强调要对哲学上有意义的概念(如善、恶、义务、知悉、意义等)进行分析,即通过概念分析及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实践推理来确立价值观念,解决道德规范问题。道义概念(责任、义务、应该、正确、规范等)和价值概念(好、坏、值得、不值得等)构成了伦理学两个主要的概念系统。在价值论里面,这两大概念系统是统一的。Moore, Ch L. Stevenson和 R. M. Hare等人更把道德伦理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

对价值本质的认识源于 D. Hume对事实命题和道义命题区别的伟大发现。他发现在平时遇到的道德体系中,所有命题都不是用“是”与“不是”这样的系词联系,而是由“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1988: 362)然而人们却无法从“是”中推导出“应该”。这一思想被 Hare称作“休谟法则”。

Stevenson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两类命题的本质区别。他认为现实中有两种广义的“分歧”:信念的分歧(对某一事实相信或不相信)和态度的分歧(包括了意图、愿望、需要、欲望等诸对立)。前者是科学争论的中心与目的,涉及怎样描述和解释世界的问题,对立双方不可能同真;后者是人的主观心理倾向,涉及赞成与否及怎样通过人的努力促成或阻止某事,对立双方不可能都满意。(斯蒂文森 1991: 6 - 24)伦理、价值的分歧属于态度的分歧。评价的主要用途不是指出事实,而是创造影响。价值判断既有表达功能,又有影响功能。信念的分歧可以求助经验来验证调和,而态度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评价行为(语言层面则对应评价谓词)对评价理由的排斥和对意见原因的宽容: \*为什么玫瑰花美丽?你为什么认为玫瑰花美丽?

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价值判断表达情感,不能象事实判断一样被纳入认识论研究领域。R. Carnap认为,价值陈述是既不真又不假的形而上学命题;B. A. W. Russell说:“关于‘价值’的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以外”。Ayer认为价值判断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不是一种关于事实的判断,它是认识论应当排斥的。(冯平 1995: 28 - 29)可以说,评价可以有根据,但不能被证实。这一点使得评价谓词同指向现实世界的描述谓词区别开来。

Hare为代表的新的语言分析学派还原了道德语言的规定属性,认为道德语言的主要使用形式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表达人们评价态度的同时,也向人们提供了某种事实性描述的信息。如说一种草莓好,其意思就是说它甜蜜、多汁、坚实、鲜红而又硕大等。Hare在其名著《道

德语言》中用专章讨论了评价与描述的关系问题。( 1985)

元伦理学的创始人 Moore对伦理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 1903年出版的《伦理学原理》( 1984)一书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伦理学名著”。在书中,他最先对(元)伦理学的真正任务做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价值的学说。如何给“善”下定义,是全部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Moore指出,“善”是一个不可定义的单纯的概念,我们只能用“善”给其他事物下定义,而不是相反。自然主义者试图给“善”下的种种定义其实是“善”的种种表现和性质,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与其他伦理学不同,元伦理学强调,他们的目的不是制定或论证规范,也不是劝人们接受道德规范,而是分析伦理学语言(即道德语言)的意义和功能。这一工作路线成为元伦理学的一大特色,并影响了以后的伦理学和语言学。如情感主义伦理学家 Stevenson对语言意义使用(pragmatics)的研究,(斯蒂文森 1991: 37 - 91) (2000; 2004)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的概念分析等。

语言分析典范还有 Z Vendler 他的《哲学中的语言学》一书讨论了“‘好’的语法”。(泽诺·万德勒 2002: 292 - 331)他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回答了 Moore直觉(即“好”为什么比“黄”、“圆”等形容词离语法主词更远?例如:我们常说“好的重的红桌子”而不是“\*重的好的红桌子”或“\*红的好桌子”)所提出的问题。Vendler发现,形容词与它所修饰的主词之间的连接方式有许多种,如:“好桌子”里的“好”是桌子的属性,直接指向名词;而“好刀”里的“好”则指向动词“切”。即使都指向动词,被限定的名词的地位也可能不同,如“好厨师”里的“厨师”是“好”所指向的动词“做”的主语,而“好饭菜”里的“饭菜”是“做”宾语。“好心肠”里的“好”指向事件,如“约翰帮他兄弟真是好心肠”。除了“好桌子”里的“好”是直接指向名词外,其他情况都是间接指向名词。这说明,首先,“好”比“黄”、“圆”等形容词有更大的出现权,决定着它在语序上有较高的品级;其次,它不和主语直接相连,即使在离主语最近时,也必须经过一个适配的动词中介。这个发现提供了对形容词进行分类的新原则。

## 2 评价逻辑

评价逻辑的兴起和发展把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评价逻辑分为绝对评价逻辑和相对评价逻辑。创立者分别为 . . . 和 G. H. von Wright等人。

绝对评价命题由“好”、“坏”、“好不坏”三种词项构成。相对评价命题由“比……好”、“比……坏”、“一样”构成。( 2006: 26)在自然语言里这些词项还可使用其他同义或近义形式表示。如:“这台电脑是好的”;“他善于管理公司”;“撒谎是件坏事”等。

一个完整的评价结构必然包括四个要素:评价的主体、评价的客体、评价的性质和评价的根据。(1970: 21)评价的主体指实施评价的人。评价的客体是指对其价值加以评估的东西。它们可以是事物本身,也可以是其属性、情况,还可以是人的心理活动、心理现象,包括评价主体自己的感受。甚至,有时评价本身也可以成为评价的对象。评价的性质指赋予评价对象的价值。价值的属性多种多样,如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道德价值、效用价值、食用价值等等。评价的价值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达词语。在伦理道德领域为善、恶、好、坏;在经济领域,为方案、举措的可取、不可取、有效、无效;在功效操作领域为善于、不善于、有效率、无效率;在评价器械方面有能用、不能用;在心理感受方面有快乐、痛苦、不悲不喜等等。这些不同的评价词语,可最后概括为在各个领域通用的最高范畴评价词的“好”、“坏”或“善”、“恶”。评价的根据是实施评价所依据的理由,包括看事物的角度、对象的不同性质、被比较的对象、某种有主观的根据。评价的根据也可能成为评价的对象。

哲学、逻辑学的思想对评价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借鉴哲学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语言学把意义区分为描述意义和评价意义(杨家胜 2002);而逻辑学对评价结构及评价性质划的划分就被直接引入了评价语句的语义结构。许多俄罗斯语言学家也谙熟哲学,他们把自觉地这些思想带入自己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3 俄罗斯当代评价语言理论研究

俄罗斯当代语言学以其富有特色的语义学研究在世界语言学界独树一帜。除莫斯科语义学派、自然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等知名团体外,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尽管还不能说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统一的学术派别,但因其研究兴趣和方法的集中性也颇受关注。评价语言问题研究便是如此。

#### 3.1 总体状况

评价研究在俄罗斯大致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85年,出版了俄罗斯第一部系统研究评价问题的专著——《评价的功能语义》,1988年,的《语言意义的类型:评价,事件,事实》问世,推动评价理论的深入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影响最为深远,代表了俄罗斯评价理论研究的水平。等一批学者(1996, 1996, 1996)系统研究了评价谓词的分类、评价意义及评价语词的特性、各种评价概念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1999)的专著《俄语中的评价语句》以绝对评价为对象,分析了评价语句的语义-语用内容。近年涉足评价领域者渐众,且研究问题有细化趋势。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该领域的工作分为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方面。前者关乎评价语言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后者考查局部的、具体的评价现象。限于篇幅,本文只谈前者。

#### 3.2 主要成就

##### 1) 评价的属性

“评价”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决定着研究的方向。俄罗斯语言学家对“评价”这一概念有过不同理解,有人把评价视为一种伴随意义( ),是依附于词汇的修辞现象。(1978) (1998: 564)认为评价是语言的一种认知功能。以(1990: 59 - 62)为首的功能语法学派把评价视为一种功能语义场。(1995: 136)认为评价反映说话人对现实、报导内容及听话人的态度,是语言单位的语用信息。

目前较为统一的观点是:评价是一种(主观)情态,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的价值态度。(1975; 1980: 215 - 216; 1990: 67; 1998: 303)这样,评价首先是一个语义范畴,是说话人借助语言手段表达的一种主观意义。它和词语的描述意义、语句的客观命题意义相对立。其次,评价又是一种言语行为( ),和其他言语行为具有同样的结构。评价意义是最具代表性的语用意义。

##### 2) 评价谓词、价值谓词及其句法-语义特征

俄罗斯语言学家区分评价谓词( )和价值谓词( )两个概念。

评价谓词可分为概括评价谓词和具体评价谓词。概括评价谓词具有较高的抽象程度,这类谓词在形态上通常由形容词(好)/(不好)及它们的同义形式( )等)或派生形式( / )来表达。

具体评价谓词可以分成8类,表示如下意义: 感觉评价: (惬意的), (可口的); 理性评价: (有趣儿的), (枯燥的), (肤浅的); 情感评价: (高兴的), (悲伤的); 美学评价: (美的), (丑陋的); 伦理评价: (道德高尚的), (善的), (恶的); 功利评价: (有益的), (有害的), (有利的); 规范评价: (合乎规范的), (正确的); 目的评价: (有效的)。

具体评价谓词复杂的层次关系反映了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直觉主义几种哲学观念在价值属性问题上的分歧。自然主义认为,事物本身不具有价值,价值完全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主体所需要的,所追求的就是有价值的。情感主义认为评价仅表达主体的情感、态度和欲望;直觉

主义认为,价值是凭直觉而不是理性或经验来把握的东西。笔者认为,这种主观取向的分歧并不能否认“价值”各种实际存在形式,相反,倒为它们提供了证据。所以,完全可以采取折中态度,把上述8种具体评价归纳为:感知评价( ,情感主义的观点)、精神评价( ,直觉主义的观点)和实用评价( ,自然主义的观点)。

从句法功能角度看,评价谓词具有层次性。如在 (好在,在这个不可靠的世界上至少还剩下一个可靠的人)中, (可靠的), (不可靠的), (好)都是评价谓词,但其所处的句法地位却不同。和 用在从属命题内部,分别表示对从属命题局部内容和 的评价,属涉实评价(de re);而 则是对整个从属命题进行评价,属涉言评价(de dicto)。

评价谓词具有信息不足性,因此话语里经常要对其进行扩展,通常采用描写手段。话语中的描写内容对评价内容有类似下指的关系( )。(1988: 92)这种下指关系又分为两种类型:1)解释关系,如: “ ” ( ) (上海没有好茶了吗?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好”这个词,我们把淡的、香的花茶称为“好茶”);2)因果关系,如: “ ” (马斯达科夫:“听我说,我要把这篇小说拆开,怎么样?它不好”。叶莲娜:“怎么不好?”马斯达科夫:“人家会说‘都是胡思乱想,不真实’”)。两种关系在第五格句法结构形式下得到中和,如: “ ” (茶好在醇)。这种下指关系反映了“评价-根据”这一语义关系。

价值谓词则反映评价的方式,具有引入评价谓词的功能,包括:意见类: (认为), (以为), (认为);感知类: (觉得), (看起来), (理解);情感类: (感觉);行为类: (表现), (做事), (对待)。(1996: 61)认为价值谓词还包括一些插入语: (依我看), (据他看), (按照我的观点), (我认为)等。但它们的组合性能表明这不是一类纯粹的评价词: (认为……高兴,忧伤)。

### 3)评价意义的语言表达手段

评价的表达手段涵盖了语言的所有层次。词汇是最常见的表达评价意义的手段。(杨家胜 2002: 18 - 20)此外,表情词( ,如 (可怕的), (震撼的), (噩梦般的)),强化词(如 (非常), (极其))等特殊词汇语义类别也表达评价意义。其他还有韵律手段:

! (他们看到的可真多呀!) ! (那儿是什么鬼天气啊!)词汇-语法手段:如给名词增加的主观评价后缀 - , - , - 等。比较有争议的是句法手段。 (1980: 84), (1993: 92 - 105, 1995: 77 - 78)把以下结构视为表达评价意义的句法手段:以 - 结尾的无人称述谓词表示人或自然的状态: (孩子们很愉快); (屋里潮); 以具有情态意义的述谓词( , ...)和形容词短尾( , ...)构成的表示应该、可能、打算、高兴等意义句子: (应该原谅他); (人心向善,但却做很多坏事); 动词不定式+述谓词(名词)结构:如 (玩一玩很愉快); (相信希望没有好处); (计划就是法律。完成它应该,超额完成光荣); (因痛苦而疯狂——这也是犯傻); 说明从句: (很好,有假期)。笔者认为,句中评价谓词或道义谓词存在决定其本质上还是词法手段。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句法手段应该只能是句子构造本身,其评价意义完全由句子结构模式本身而不是评价谓词表达。

### 4)价值标尺与标准

评价理论的一个创新性成果是关于价值标尺( ) and 标准( )的研究。数量、性质、度量、程度等描述性特征与评价性特征相对立。前者形成级次标尺( ),如“大-小”;“高-中-低”;“热-温-中-凉-冷”;后者形成价值标尺,如“好-坏”,“优-良-中-差”。两种标尺都有度量值和参照点。但区别在于:级次标尺的在言语使用中的实际参照点与其自然参照点( )相吻合,而价值标尺的实际参照点与自然参照点相偏离,偏向价值标尺的积极一端。Wierzbicka (1990: 134 - 135), (1988: 235)如当谈论物体温度时,我们用“中”来衡量物体的“热”、“温”、“凉”、“冷”特征。而当谈论的对象是“对某人的态度”时,我们却通常要用“热”做标准——“这人热不热情?而不说“这人冷不冷淡?”、“这人冷不热?”。(好酒)指酒符合标准,而不是超出标准; (一般的烟草),



[J]. 1975.

[J]. [A]. 1985.

[D]. , 1996.

, 1991.

[M]. , 1980 (2). [A]. -2005. <http://www.dialog-21.ru/Archive/2005/Serdobolskaya%20Toldova/Serdobolskaya%20Toldova.htm>

, 1970. [M]. : 2006.

[M]. : [A]. ( [M]. : , 1996.

1992 [Z]. [J]. — *Philologica*, , 1998.

1994 (3). [M]. : , 1999.

[M]. [M]. : , 1996. , 1978.

[Z] 2- [J]. [C]. , 1985.

1989. 1980. [M]. : , 1998.

[Z]. [M]. : , 2006.

Wierzbicka — — [A]. [C]. : , 1990.

Boucher, J. and Osgood, C. E. The pollyanna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69 (8).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 Cambridge, 1979.

, 1984.

收稿日期: 2010 - 03 - 20

【责任编辑 李凤琴】